文 学 研 究

一部西班牙文艺复兴的醒世之作

——《塞莱斯蒂娜》评析

孙 周 年

摘 要:《塞莱斯蒂娜》是 15 世纪末西班牙文艺复兴萌发时期出现的一部惊世骇俗之作。作者罗哈斯站在历史的交接处,通过作品中一组叛逆人物的言行活动,对封建道德观念和教会思想进行了挑战和攻击,突出表现了爱情自由、个性解放等人文主义新思想,为西班牙文艺复兴新时代的到来打开了世纪之门。本文作者以文本细读及接受美学的理论方式对《塞莱斯蒂娜》进行评析,肯定了罗哈斯对西班牙文学的贡献及其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关键词:醒世; 反叛; 自由恋爱; 即世行乐; 对话文体; 写实主义

谈及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1547——1616)和剧作家维迦(1562——1635),却很少有人知道早于他们数十年前还有一位费尔南多·德·罗哈斯(1465? ——1541),正是这位"西班牙文艺复兴的接生婆"[①]以他的一部《塞莱斯蒂娜》肯定的结束了西班牙的中世纪文学,为西班牙迎来了新时代的人文主义曙光。

费尔南多·德·罗哈斯大约于 1465 年出生于托莱多蒙塔尔班镇一个犹太人家庭,青年时在萨拉曼卡大学学习法律,获学士学位,1502 年移居尼塔拉维拉执业,曾一度担任该镇的镇长,1541 年去世。《塞莱斯蒂娜》是他惟一的一部文学作品。

费尔南多·德·罗哈斯所生活的年代正处于西班牙从中世纪向文艺复兴的过渡时期。1492 年以收复摩尔人在西班牙的最后一个据点格拉纳城为标志,西班牙基本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但在这挣脱统治西班牙长达七个多世纪的光复运动(711—1492)过程中,西班牙各地区又形成了众多有着相对独立权力的诸侯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封建势力依然强大。新的君主为稳固自己的统治又企图借助宗教感情来统一民族意识,教会势力大为抬头。此时的西班牙正如马克思在《革命的西班牙》一文中所指出的:"贵族政治虽趋于衰落,却保持自己最恶劣的特权,而城市虽已丧失自己的中世纪权力,却没有得到现代城市所具有的意义。"[②]腐朽的封建特权制度和反动的宗教思想严重阻碍了西班牙社会政治经济的进步发展,也制约了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因此,当欧洲一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已开始走向文艺复兴的繁荣时,此时的西班牙尚徘徊在文艺复兴的"门廊"中。费尔南多·德·罗哈斯就站在这个历史的交接点上,用泼辣的笔调,写实的手法,创作了一部为迎接西班牙文艺复兴新时代到来的醒世之作——《塞莱斯蒂娜》。

《塞莱斯蒂娜》大约写成于 1492 年,1499 年在西班牙布尔戈斯出版面世。该书最初题名《卡利斯托与梅莉贝娅的喜剧》,1519 年威尼斯出版意大利文译本时改为《塞莱斯蒂娜》,直接以书中一女主角命名。《塞莱斯蒂娜》的故事情节较为简单,主要讲两位贵族青年恋爱偷情的

©

故事。贵族青年卡利斯托因追寻猎鹰在一花园与小姐梅莉贝娅相遇并一见钟情,回家后便陷入痴迷的相思。经仆人介绍,卡利斯托用重金求助拉纤婆塞莱斯蒂娜从中成全撮合,塞莱斯蒂娜借故来到梅莉贝娅家,极尽哄骗吹嘘、引诱教唆之能事,终于撩拨起梅莉贝娅对卡利斯托的强烈爱意。被爱情征服后的梅莉贝娅冲破封建礼教束缚,与卡利斯托星夜幽会,两位青年人沉浸在热恋的幸福与相会的欢愉之中。然而好景不长,卡利斯托在一次仓促越墙时失足身亡,梅莉贝娅闻知后也跳塔殉情,拉纤婆塞莱斯蒂娜则因酬劳分配不均而被同伙杀死,卡利斯托的两位仆人也因谋杀罪被处刑。

关于这部作品的创作宗旨,作者在剧目(或曰章节)的开场前有明确提示:"以下是卡利斯托和梅莉贝娅的喜剧或曰悲喜剧,它谴责了那些被混乱的欲望所左右,视情人如上帝的疯狂恋人,同时也提醒人们对那些拉皮条者和阿谀奉承的恶仆设下的骗局提高警惕。"[③]并特意设计结尾时让作品中所有参与活动的主要人物都为所犯"罪孽"而付出死的代价,警诫世人"悬崖勒马,以免丧身"[④]。然而我们从作品在广大读者中产生的实际影响和社会作用来看,它留给人们的是浸透心灵的人性呼唤,而不是主人公那猝然死亡的惊悸恐惧;它所带给社会的是民众的醒觉共鸣,而并非是对"恶习"的自律反省。作者的真正动机恰如他在"辩词"的《续一首》中所示意:"假如你非常想了解我纯洁的动机,它贯穿在全诗始终……"

一、主题——警世、明世、醒世

《塞莱斯蒂娜》的基本主题是赞美男女之爱、倡导即世行乐。书中作者借拉纤婆塞莱斯蒂娜之口明确指出,"男爱女,女爱男是不可避免的",连动物、植物都有雌雄之分,也会纠缠在一起,强调男女之爱属于自然现象。并且断言说,"如果真心相爱,那他必定被欲仙欲死的甜蜜弄得神魂颠倒"[⑤],进一步指出爱情使人幸福。以此为出发点,罗哈斯写出了卡利斯托和梅莉贝娅一见钟情、神魂颠倒、朝思暮想、如痴如狂、两心相约、至死不悔的爱情故事。尽管罗哈斯在正文前的辩词中称作此书是为了"忠告那些热恋中人,要侍奉上帝,放弃邪念及情欲的恶习"。但书中那些对人物形体细致入微的描写及赞赏,对恋爱双方幸福快感的展现与评说,对男女偷情的浓墨重彩与津津乐道,使读者不由得心生疑窦,进而发现其辩词实乃违心之言。从作品的具体内容和阅读者的实际感受中,我们不难揣度出作者的真正意图还在于:肯定人性,倡导即世行乐。如书中卡利斯托向仆人森普尼奥炫耀心上人梅莉贝娅的美貌,从头发逐一介绍到眼睛、眼睫毛、眉毛、鼻子、嘴巴、牙齿、双唇、脸形、胸部、双乳、皮肤……,最后一语道破天机:"男人们见了都会动情。"又如他细细回味与梅莉贝娅初次接触的情景感受,包括那轻柔的声音,假意的反感,那些在说话中出现的爱情拥抱,那些把他推开又搂紧、躲闪又靠近的动作,那些甜甜蜜蜜的亲吻……。活灵活现地展示了一对热恋情人相会的动人场面。由于与梅莉贝娅只能在深夜幽会,卡利斯托总希望永远不要天亮。至于贵族小姐梅莉贝娅对卡利斯托的感情也非同寻常:"我一想到他就感到高兴,一看到他就感到幸福,一听到他的声音就感到荣幸。"把男女之爱表现得如此率真、自然、美好,连局外人卢克雷西娅(梅莉贝娅的女仆)都感慨万千:"真馋得我牙根痒!"但这还不够,梅莉贝娅还要叹惜:"在认识他之后,我所遗憾的只是没有及时行乐,没有及早认识。"要及时、即世行乐正是作者所要倡导的一种新的人生观、价值观。

《塞莱斯蒂娜》中除了卡利斯托与梅莉贝娅两位贵族青年的爱情故事外,还讲了卡利斯托的仆人森普罗尼奥与妓女埃莉西娅,帕尔梅诺与阿雷乌莎两对青年人的爱情,虽然他们出身贫苦,身份低贱,但彼此间也都产生了真诚的爱意,也有着许多富有乐趣的交往与快意的结合。

©

值得重视的是,《塞莱斯蒂娜》中对人类世俗爱情的赞美与肯定是与批判宗教禁欲主义、反对封建礼教紧密相联的。卡利斯托曾明确声称自己“只是梅莉贝娅的信徒,我只崇拜梅莉贝娅”,而非基督教徒。他说:“我认为她(梅莉贝娅)是上帝,我相信她是上帝。我不认为在天上还有另一个至高无上者,虽然她生活在我们中间。”大胆地从根本上否定了虚伪的宗教天国之说,进而把现实中的人摆到了最高位置。而梅莉贝娅最初因受封建礼教束缚,虑及贞操德行,不敢越礼。但当她最终冲破羁绊,走上自由恋爱之路后,便义无反顾,至死不悔。后来,她听说父母要决定她的婚嫁之事,竟脱口说出:“与其缔结不幸的婚姻,不如当个好情人。”措词尖锐,态度坚决。彻底宣告了传统封建礼教和宗教禁欲主义的失败。

作者在作品中还多次直接暴露教会职员的荒淫,其中涉及的有院长、神父、牧师、修道士等。如塞莱斯蒂娜讲,那些教士们“一等信徒们吻过他们的道袍,就飞快地跑到我家……”。而且教会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很多神职人员养着情人,有的也操干着跟她塞莱斯蒂娜一样的拉皮条的行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宗教的虚伪及禁欲主义的不合理。

需要指出的是,罗哈斯在书中常把纯真的爱情和淫乱混为一谈,然而二者在宣扬人性、个性解放方面,作用又是一致的。反对禁欲主义,主张个性解放,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内容。罗哈斯站在人文主义者的立场,大胆创作了这部惊世骇俗之作,这无疑是向沉寂、落后、资本主义因素薄弱、封建教会势力猖獗的西班牙社会丢下了一枚重型炸弹。稍后的西班牙人文主义代表作家塞万提斯评价说:“我认为这是一本神圣的书,因为它隐含着更多的人性。”[⑥]亦道出了该作品的重要价值所在。在《塞莱斯蒂娜》中,罗哈斯虚借禁欲主义训诫警世,实则成功地演绎了一幕人类世俗生活的悲喜剧。作品中那放纵恣肆、百无禁忌的言辞行为,实际上是对封建礼教和基督教会的戏弄和挑战,闪射着耀眼的人文主义思想之光。作者在书中大胆赞美爱情,宣扬即世行乐,将爱情的幸福美好、人的天性和自我意识明明白白地袒露在世人面前,借以打动和启迪读者,进而促其世人从封建意识和教会思想的禁锢与欺罔中觉醒。至于作者在书前附加的“告示”,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该作品的思想内容同当时西班牙社会传统的封建意识、宗教观念的对立以及社会的不容。罗哈斯用“障眼法”的招数在旧的体制形态状况下传达了另一种与之相悖的全新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精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塞莱斯蒂娜》堪称是一部迎接西班牙文艺复兴新时代到来的醒世之作,可以说,是《塞莱斯蒂娜》率先在文学史上为西班牙的中世纪划上了句号,为其即将到来的文艺复兴新时代打开了世纪之门。

二、人物——忤逆、悖逆、叛逆

《塞莱斯蒂娜》中的几位主人公尽管身份性格各异,但他们在作品中所反映的性质是一致的。这是一组不为旧的传统思想所囿,与封建礼教和宗教神学背道而驰的西班牙中世纪社会的封建叛逆者形象。

卡利斯托和梅莉贝娅同出于名门贵族之家,他俩原本可以按照惯常的程序结为门当户对的婚姻。但他们压根就没考虑什么形式,不循旧习,不走“正道”,一任感情自然流淌、恣意喷发。他们私自沟通,私下活动,自己作主,自由结合,成了封建礼教的大胆叛逆。

卡利斯托把爱情看得至高无上。为了得到所爱,他不顾一切,甚至用重金,用下贱的恭维屈尊求助于人所不齿的“骚老婆子”塞莱斯蒂娜,实现那种翻墙越轨的浪漫。在卡利斯托的眼里,除了梅莉贝娅的意愿,他不认为还能有什么其他东西会成为他俩爱情的障碍。他把梅莉贝娅视为他“荣耀的希望,痛苦的宽慰,心灵的快乐”。把与梅莉贝娅的爱情看作是他的全部幸

©

福。仆人拿基督教义规劝他的行为,他无所谓地回答:“这与我有什么相干”;仆人以男子汉的尊严为由劝其不应屈从于一个轻弱娘儿们,他怒斥仆人:“娘儿们,她是上帝!”别人把不利之处列举得越多,他越是爱她,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一种尊重个人感情,不因循旧习,与传统观念偏见背道而驰的叛逆性格。

与卡利斯托的坚定勇毅有所不同,梅莉贝娅的反叛是逐步实现的,而且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思想矛盾斗争,最终以感情战胜理智,从而实现质的飞跃。起初,梅莉贝娅的表现好似一个封建礼教的卫道者,她把卡利斯托对她的钟爱视为不正当的行为,不仅予以斥责,而且严加防备,害怕自己丧失德行。但通过塞莱斯蒂娜的“介绍”并了解了卡利斯托以后,卡利斯托的身影在她的心中就再也抹不掉了。在不可遏制的感情驱使下,她毅然撕碎了贞洁,丢弃了羞愧,大胆地与卡利斯托幽会,走上了与名门贵族的虚伪相左的叛逆道路,并以她的殉情自杀宣告了与封建礼教的决裂。

作品中最具批判意义,也是作者在该书中刻画得最为丰满的艺术形象是拉纤婆塞莱斯蒂娜。这位出身于社会下等阶层的“贱民”,一方面没有地位,没有财产,备受封建制度和教会势力的迫害;另一方面,为了生存和贪图个人利益她反过来又玩弄社会。她不承认任何法纪道德,追求私欲不择手段,拉皮条、跳大神、修补处女膜、坑蒙拐骗,什么坏事都敢干且能干。塞莱斯蒂娜对自己的行为不仅供认不讳,还理直气壮,振振有词:“你以为我喝西北风吗?我曾继承过什么遗产吗?我还另外有房子和葡萄园吗?除了这个职业所得外,我还有别的收入吗?”说明其所有作为皆是生活所迫与被逼无奈,从而站在广大劳动人民一边,对封建等级社会剥削压迫人民的实质进行了有力的控诉。

以上几位主人公在推动情节进展,揭示作品主题中互为补充,相辅相成,作者正是通过这些形态各异、个性鲜明的“异端”分子群像,绘写出了十五世纪末叶西班牙社会的世俗风情,将处于过渡时期新旧两种观念的冲突变化真真切切地呈现在读者眼前,明确地昭示了新思想必然取代旧观念的历史发展趋向。

三、艺术——平实、现实、写实

《塞莱斯蒂娜》的写实倾向是非常明显的。首先,作者采用了一种简洁平实的人物对话和独白方式组织结构、叙写故事。所有那些故事背景的交待、时间地点的转换、情节内容的发展,人物性格的展现,不同观念的交锋,社会人生的评说,以及人物的形象、动作、愿望、感受都通过对话和人物独白表现出来,风格自然平实,结构简明,内容清晰。《塞莱斯蒂娜》虽名为“剧”,有幕次之分,但它既无场景设置,也没有动作安排,其节奏进展舒缓,场景更换频繁,人物对话和独白是它惟一的表现手段,并不合乎戏剧规范。从作品的艺术特质与效果看,与其称之为“剧”,倒不如将其视为“对话体小说”或“戏剧性小说”更为确切。而实际上几个世纪以来《塞莱斯蒂娜》也始终是作为读本流传于世的。

作为一部纯对话体创作,“语言”在该作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塞莱斯蒂娜》的语言自然通俗、生动形象,且个性化、含哲理、多格言。或痴迷癫狂,无所顾及;或矛盾多虑,欲遮欲扬;或粗俗精明,尖刻泼辣;或生动谐谑,调侃讥讽。哲理名言,兼而有之。思想丰富,意蕴深长。其间运用的民间俗语格言多达二百余条,充分发挥了语言的表现力与对话的艺术技巧。

在《塞莱斯蒂娜》中,作者以现实主义的视角和手法,绘写了一部15世纪西班牙社会的世态风情图。15世纪西班牙文坛尚风行着虚构浮华的宫廷诗歌、骑士文学、言情小说等,罗哈斯

©

的《塞莱斯蒂娜》一扫这种绮文浮华之风,以客观严肃的写实笔法描绘了处于动荡变革中的西班牙社会现实。他站在历史的交接处,既写出了新的资产阶级思想对封建教会势力的冲击,同时也反映了这时期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带来的金钱主义、享乐主义、惟利是图的新的社会弊病,揭示了这一时期的主要社会特征,极富时代气息。书中所写卡利斯托的两位仆人森普罗尼奥和帕尔梅诺先后背叛主人,其诱因即是对金银的追逐。此时,在个人利害的天平上,那种以人身依附和感情纽带为基础的封建主仆关系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私欲"。尤其对拉纤婆塞莱斯蒂娜的塑造,更显作者现实主义思想端倪。在西方文学史上,塞莱斯蒂娜是第一个被作为主角请进文学殿堂的三教九流、三姑六婆式人物。在作品情节内容的发展推动上,在人物思想的转变诱导上,以及对现实社会的剖析批判等方面,塞莱斯蒂娜均起着一种主导性的重要作用。相形之下,两位贵族青年男女卡利斯托和梅莉贝娅的形象则显得单薄得多。由此我们又可以看出作者罗哈斯作为一位资产阶级新市民思想代表的民主性和进步性。也正因如此,1519 年威尼斯出版意大利文译本时把书名由《卡利斯托和梅莉贝娅的悲喜剧》更改为《塞莱斯蒂娜》,更加明确了拉纤婆塞莱斯蒂娜在作品中的主要地位。

塞莱斯蒂娜这位来自于社会底层的老妇人,几十年混迹社会的经历使她深谙世道,也熟视人情百态。畸形的生活磨练使她学会了如何大胆利用法网的缝隙和人的性格弱点去钻营捞实惠,甚至去干那些卑鄙龌龊的无耻勾当。塞莱斯蒂娜的生活原则是"不管正道邪道,只求满仓满廒"。因而当她听说卡利斯托因迷恋梅莉贝娅神魂颠倒而有求于她时,她认为一个发财的机会到了,萌生的第一个念头便是:"先拿他一把……,就肯付大钱"。与卡利斯托见面,她不耐烦听贵族少爷有求于人时那些虚伪讨好的恭维,于是就单刀直入地发话:"告诉他闭上嘴,打开钱袋"。只此一言,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利害关系便暴露得淋漓尽致。塞莱斯蒂娜对帕尔梅诺的一段教诲可以说是这位下层妇女的人生哲学:现在,"……老爷的仆人也该为自己考虑考虑,这样的话,美德、豪爽和高尚行为就要消失,每个人都如醉如痴,贪婪地用各种的方法去争取自己的利益,他们没有理由不这样做,不然就让人觉得自己没本事,他们应该按照自己的法律行事"。尽管塞莱斯蒂娜的说教是建立在对封建贵族老爷们的批判之上,但她那种不惜牺牲美德的自我主义、享乐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无疑暴露了新的资产阶级惟利是图的本质特征。它一方面使人性摆脱中世纪封建的束缚得到解放;另一方面,也带来了邪恶欺骗、寡廉鲜耻、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的消极因素。塞莱斯蒂娜恰似一柄双刃剑,它在"搅乱旧秩序捣毁封建枷锁的同时也毁弃了有价值的人格和理性"[⑦]。塞莱斯蒂娜是该作中最富有现代意识的一位资产阶级新精神的代表。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此作可谓是西方现实主义小说的开山之作。

《塞莱斯蒂娜》是西班牙古典文学的瑰宝,是欧洲文艺复兴在西班牙结出的第一个硕果。由于它所显露的强烈的时代性,在 16 世纪文艺复兴高潮勃起的欧洲各国风靡一时,仅在西班牙、意大利就先后出版 80 多次,并旋即被译为英、法、德等多国文字广为流传。遗憾的是我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才始将该作译介进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年 9 月第一版,王央乐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3 年第一版,蔡润国译;译林出版社 1997 年第一版,屠孟超译。尤其值得探讨的是从我国解放后的第一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欧洲文学史》(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4 年版),到 80 年代改革开放后所竟相出现的众多外国文学教材中,对《塞莱斯蒂娜》及其作者罗哈斯几乎都无介绍。如《欧洲文学史》(石璞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年),《外国文学史》(朱维之、赵澧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 年),《外国文学史纲》(陶德臻,马家骏、傅希春主编,北京出版社,1990 年),《世界文学历程》(张良村、杜望舒、孙周

©

年主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 年),《外国文学史》(王忠祥、聂珍钊主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 年),《世界文学史纲》(蒋承勇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年 7 月)。到目前为止,《塞莱斯蒂娜》在我国的读者尚不广泛,对其内容和价值也了解甚微。因此,本文作者愿将个人心得感想推及同行同道,以求共识。

平心而论,《塞莱斯蒂娜》无论在思想内容或艺术技巧方面都堪称成功之作。正如作者在书的正文之前的一封信《作者致一位友人》里自估的那样,它不仅主要故事情节美妙动人,而且在一些地方喷射出令人赏心悦目的哲理清泉,在另一些地方写有使人心旷神怡的连珠妙语,是一部值得后世珍重而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奇作。

注:①孟复:《西班牙文学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40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1962 年,第 462 页。

③④⑤蔡润国译:《塞莱斯蒂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 年,第 13、7、38 页。本文对《塞莱斯蒂娜》内容的引用均出自该版本,后文注释皆略。

⑥王央乐译:《赛莱斯蒂娜》译者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 1 页。

⑦引自西宇《塞莱斯蒂娜》译文前言,见蔡润国译《塞莱斯蒂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 年,第 9 页。

(作者　　中文系访问学者;　指导教师　　戴锦华教授)

(上接 121 页)应该说,《王娇》为叙事诗的体制提供了多种发展的可能。

在艺术结构上,沈玄卢以感情、情绪为线索,选取场景,描绘吟咏,使叙事诗获得一个个具饱满张力的情境,次第展开进而创造出鲜明凄绝的意境。冯至兼用词的"横铺"和曲的"直布",既注意场景的表现,铺叙婉转,栩栩如生;又着意情节的展开,娓娓叙来,娓娓动听。

叙事诗与民间的情结与生俱来,在发展中纠结更深,这些与民间文化相关的内容不仅表现在早期的现代长篇叙事诗中,也表现在 30 年代现代叙事诗的民间写真、40 年代现代叙事诗对民间资源的广泛的吸收和创新之中。

注:①⑧朱自清:《新诗杂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年,第 86、87、86 页。

②④⑨孙玉石:《中国现代作家选集·朱湘》,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年,第 279、260、162—164 页。

③路宽:《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卷一分册),青海民族学院出版社,1982 年,第 338—339 页。

⑤⑧谢冕:《冯至先生对中国新诗的贡献》,北京大学学报 1994 年,第 4 期,第 45、46 页。

⑥⑦周良沛:《中国新诗库·冯至传》,长江文艺出版社,1990 年,第 13、6 页。

⑨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年,第 124 页。

⑩[清]何文焕:《历代诗话》(上),中华书局,1981 年,第 15 页。

⑪丁保福:《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97 年,第 459 页。

⑫路南孚:《中国历代叙事诗歌——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编》,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 年,第 5 页。

⑬陈来生:《史诗·叙事诗与民族精神》,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 年,第 172 页。

⑭杨匡汉、刘福春:《中国现代诗论》(上编),花城出版社,1985 年,第 6 页。

⑮陆耀东:《中国现代四作家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 148 页。

⑯王富仁:《闻一多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 年,第 487 页。

⑰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年,第 627 页。

(作者　　中文系访问学者;　指导教师　　孙玉石教授)

©